

梦是什么（1）

于者/编译

华侨出版社

出版社：华侨出版社

署名：于者/编译

书号：ISBN 7—60721—996—F/M • 225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权所有：北京大理创作室

序言

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一个犹太人，出生于奥地利，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他是本世纪世界名人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在近一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犹太人，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三个人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

虽说他只是一位心理学家，但他因为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使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专业学术领域，而成为了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具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他的学说接触了传统心理学较为忽视的潜意识，扩大了心理学研究领域，使心理学研究的层次加深了，他的学说在文学、医学、哲学等方面都引起了反应。

也有人将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哥白尼并列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弗洛伊德以其对人类精神和行为所作出的惊世骇俗的发现，不仅对心理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精神领域都有研究，他的各种著作便成为了 20 世纪世界上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他于 1900 年出版的《释梦》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揭出了 20 世纪的序幕，而弗洛伊德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人与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伟人并列，视为对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欧美思想家之一。

热心的读者现在手中拿到的这本书，就是根据他的传世之作《释梦》精心翻译出来的。因为本书是他用精神分析法对梦进行研究的心得体会及思想观点和解梦法则，原作没有加特别醒目的小标题，许多章节前后也有重复内容的梦例，而且阅读起来也因过于专业化的词语及冗长的西文名字出现，造成了中国读者对文本本意的理解困难，鉴于这些原因，在本书的翻译过程，译者就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出发，对本书按原意加上了小标题，并对部分较精深难懂的内容进行了删节，使本书尽量地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突出思想性、权威性的同时，体现出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希望我们用这种尝试能得到你的认可。

在此，还须说明，因为中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并不多，似乎只有那么权威的几家。我们在译这本书时参考了丹宁先生的《梦的解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的版本。丹宁老师的译文风格独特，用词准确，可以看出他尊重和体现原原本本意凝结的心血和思想。可以说，如果不参考他的译本，原作中许多专业用词我们都无法很确切地用汉文表达出来。在此，对丹宁老师鞠一躬，深表谢意。也要向花钱买这本书的亲爱的读者鞠一躬，恳请你们指正。

目 录

- 1、对梦的认识
- 2、一个女病人的梦
- 3、用精神分析法解梦的步骤
- 4、对梦内容的理解
- 5、如何理解梦是心理愿望的达成
- 6、关于我子女的梦
- 7、对梦改装问题的认识
- 8、怎样解析梦的秘密含义
- 9、对梦是愿望达成的不同说法
- 10、有关梦的材料问题
- 11、梦中的印象问题
- 12、有关植物学的梦
- 13、梦的刺激来源
- 14、如何理解置换作用
- 15、为什么会出现替代现象
- 16、对一个女性的梦分析
- 17、梦的来源是什么
- 18、对四个梦例的解析
- 19、解析自己的梦
- 20、我的第二个梦
- 21、梦与肉体的关系
- 22、典型的梦例之一：赤身裸体
- 23、典型梦例之二：亲友之死
- 24、如何解析孩子的梦
- 25、对有关考试梦的破解
- 26、梦的凝缩作用是如何表现的
- 27、关于梦的转移问题
- 28、梦的表现方法
- 29、对梦中情节因果关系的分析
- 30、梦中的仿同(集锦)作用

1、对梦的认识

在本书的序言中，我已经讲到了，我对梦的理解和研究是受了传统看法的影响的。我试图让读者进一步明白，解梦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些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对梦的解释所作的贡献，其实都是我这份工作的副产品。

在梦是可以解释的这一论断之下，我完全不赞同当前一些人对梦的看法。其时，除休奈尔外，所有梦的理论都有其片面性。因为许多解梦者都想讲出梦意义，用一些具有确定性、有价值的内容来对梦进行解析。

就目前情况来看，有关梦的科学理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解梦的过程中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因为，其一是这些理论认为，梦并不是心理活动，它只是一种通过肉体，透过符号出现在感官中的映象。外行的意见却与此相反，有人强调梦的动作是完全不合逻辑的。虽说有人认为梦是不可理解的、荒谬的，但却无法鼓足勇气否认梦的意义。

从人的本能推断角度来说，应该承认，梦一定有某种意义，就算是一种晦涩的“隐意”在取代某种思想的过程中，也有其意义存在。所以，只要我们能正确找出这种“取代物”，就能正确地解梦的“隐意”了。

非专业人士一直在试图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梦做一番解释。他们不是将整个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是以另一内容来取代从某些现象来看，这是利用了“相似”的原则，这也叫“符号性的释梦”。从处理方法来讲，这种方法并不科学，是很荒谬的。人们熟悉的《圣经》上约瑟夫对法老的梦的解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先出现七头健壮的牛，后来又出现七头瘦弱的牛把前七头健壮的牛吃掉”，这被解释为暗示着“埃及将有七个灾年，并且这七年将会把过去丰收的七年储藏全部耗掉”。

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编造出来的梦都是采用这种“符号性的释梦”。这是因为他们是用一般人在梦里所表现出的那种“相似”性将自己的思考表现了出来。

有些赞同梦是预言未来观念的人，就经常用“符号解梦法”来分析梦，并从梦的内容和形式推测未来。怎样使用符号解梦呢？这个问题是很难说清的，要想正确运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对梦的破解是否正确呢？很难讲清的，这个标准并不好把握，可以说这只是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已。因此，并不是人人都是解梦高手，只有天分很高的人，才能成为解梦专家。

人们常用的方法是密码法。这种方法是把梦看成一种密码。每一个符号，都可以用另一个已具有确切意义的内容来解释。比如说，我梦到一封“信”和一个“丧体”等等，我便查那“释梦天书”，于是我发现“信”是“懊悔”的代号，而“丧体”是“订婚”。接着，我就在这些没有什么联系的事件中间寻求必然联系，推测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有关的解梦作品中，我们也可找到类似这种“密码法”的方法。他在解梦时，不太注重梦的内容，还将做梦的人的人格特质、社会地位都列入考虑范围，所以，虽说都是同一个梦，但对富人、已婚男人或演说家，与对穷人、独身者、普通百姓来说，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认为梦是许多片段的组合体，应该对每个片段进行解析。所谓杂乱无章、矛盾百出、荒诞离奇的梦，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破解的。

我以上所讲的这两种普通的解梦方法并没有什么可靠性。从科学角度看，“符号法”在应用时有局限，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梦。密码法的可靠性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的密码代号是否可靠。其实，密码的确定性也谈不上有多少科学证据。所以，人们在都赞同一般哲学家与精神科医师的立场，批评这种解梦方法是一种幻想。

我有另外一种看法。我曾多次被迫承认：“古代的通俗看法竟比目前的科学见解更能接近真理”，因此，我必须坚持认为梦具有某种意义，科学的解梦方法是存在的。

近年来，我试图在找寻对几种精神病态——如歇斯底里性恐惧症、强迫意念等的根本疗法。但是当我听到约瑟夫、布劳耳那段报道——“视此种病态观念为一种症状，而尽其可能在病人以往的精神生活中，找出根源，症状就能消失，病人就能康复”。

另外，因为过去我们运用的其他疗法的失败，及这些精神病态所显示的神秘性，又促使我克服许多困难，渐渐走上布劳耳所创的这条道路，直到我能在这条道路上开创出一番奇迹来。我将在适当的情况下详细讲述我的这种方法、技巧、形式及其所达到的效果。在这一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无法回避解梦这个问题。

当我要求病人将自己有关某种梦的思想、主题所发生时的意念、想法全都告诉我时，就不得不涉及到他的梦了，这就使我联想到，梦是可以利用的，应该将它作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到过去记忆的纽带。其第二步就演变成把梦本身当作一种症状，利用梦的解释来追溯梦的病源，从而进行治疗。

我这样去做，当然需要病人要有心理准备。我会多次告诫病人，让他们注意自己心理上的感受，要尽量减少心理上习惯地对这些感受引起恐惧。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让病人轻松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并在心中牢记：决不容许任何心内浮现出来的恐惧来影响自己的真实感受。要让他明白，精神分析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本身能否将所有涌上心头的感受全都讲出来，不能因为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并不重要、毫不关系或愚蠢而不讲出来。他应该对自己的各种意念保持一颗平常心，要公正，不能太离谱。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旦他的梦、强迫意念及其他症状，不能正确地反映出来，这就等于自己容许本身恐惧存在，并在左右着自己的思想。

在我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内心状态与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运作过程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能作自我观察者，所需要的精神活动就大。一个人在反省时，常常有忧郁情绪，神色失常，面容难看。他在进行自我观察时，却常常是保持着那份悠闲之情。

这两种情形，都要求病人的精力要高度集中。一个正在进行自我反省的人，必须利用他的批判能力，来排斥某些出现到意识境界，并让他感到不愉快东西，阻止它继续在心里进行活动。另外一些观念，会在没有达到意识境界之时，被他杜绝或根本无法感觉到。

当然，我所说的自我观察只有一个，即抑制自身的判断力。如果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将会有许多的思想，完完全全地浮现到他的大脑里。借着这些本来不被自我观察者觉察的资料，我们就能对这些精神病态的意

念进行分析和解释了，这就是说，梦的形成也可以由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应该承认，用这种方式产生的精神状态，从人的流动注意力的分布来说，有点像人入睡前的状态。催眠状态在入睡前，常常因为某种判断能力的低下使不理想的意念涌上心头，从而影响到意念的产生。这种松懈习惯可以称为疲乏，涌现出的一些不理想的意念，也经常变化为视觉或听觉亡的幻象。在对梦或病态意念进行解析时，这种变化为幻象的活动，都会被放弃，会保留一些可能有用的精神能量，在用来评判这些出现到意识的并不希望的意念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睡前，人们常将这种意念转为幻象。在自我观察中，也常以意念的形式存在。因此，不希望的意念可由此变成某种希望的东西。

也有一些人研究发现，对自由出现的意念要采取这种方式的确有一定的难度。这种批判性的弃权办法，的确不好做到。不合希望的意念，常常会产生很大的阻力，使这些意念无法浮现到意识上层。但是，如果根据诗人席勒的说法，人们就会发现文学的基本创作正是靠这种功夫。在与哥尔纳的通信中，席勒对一位抱怨自己缺乏创作能力不足的朋友，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认为，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抱怨思想，那是因为你的理智和你的想象力导致的，就此我可以提出一份观察，作个比喻进行说明。如果理智对那已经涌入大门的意念仍要作太严格的检查，那就会扼杀你心灵的创作激情。这也许对某一个意念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甚至相当荒唐，但跟随着来的其它意念，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也许别的意念都同样荒谬，但联系在一起却很有意义了。”

应该承认，理智并不能批判所有意念，除非它能先把所有涌现在心头的意念全都保留下来，然后再进行比较性地批判。我认为，一个充满创作激情的心灵，是能把理智之门打开的，是会让所有意念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人，接着再进行检查。你的那份珍贵的批判力，因为不能容忍所有创造者的心灵的那股短暂的杂乱，而扼杀了灵感的泉涌。这份容忍态度，就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师与一般梦者的区别。你发现自己没有灵感，那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意念批判存在问题，要求太严格。”（1788年12月1日的信）

应该说席勒所讲的把大门口的哨兵撤回来的那种非批判的自我观察技巧，是人人都是可以做到的，并没有多大难度。

在我接受的病人中，许多人在我第一次指导后就能做到。如果我自己把出现在心头的念头全都记下来，都能轻易地完全做到。这种批判活动所耗的精神能量越少，自我观察的能量便越多，当然，这种情况还取决于人与物之间所耗的注意力的多少。

应用这种方法时应该明白：一个人不可能对整个梦作出什么解释，只能对梦中的某些小节部分进行分析。如果你去问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病人：这个梦与你有什么关系？一般情况下，他是根本无法说清楚的。我只好替他解梦进行解析，然后再让他把各细节告诉我，这些细节到底隐藏着什么意念。在这些重要的步骤里，我采用的解梦法与从前那种通俗的野史记载的符号解梦法是不同的，但与前面所讲的密码法较为相似。与此相同，我也是用片断地，而不是整体地来加以研究，我也同样把梦看成是一团杂乱意念的元素组合体。

在我的那些对心理病症的精神进行论述作品中，曾提出10多个梦

的解释，但在这里介绍解梦的理论和技法时，我不想引用这些材料。普通人有可能认为：由这病态的梦所作的解释，并不完全适合普通人的梦。另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些梦的主题，往往脱离不了这些引起他一般人心理病态的根源。对这些梦都必须加注释进行说明，和有关他（一般人）心理病的性质及病源的研究报告，这是很奇特的，与常人梦的本质有很大区别。反之，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创出一条新路，借着梦的解释来解决有心理病的病人心理上一些复杂问题。但是，我所收集到的梦，几乎全都是这种心理病病人的梦，如果要不用这些材料，那我就只剩下一些健康的朋友在闲谈中偶尔提到的梦或一些我的演讲中已经谈过的一些例子。但是，这些梦我却又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也说不明其真实意义。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的方法比通常的密码要难，密码法只要将内容对照那已确立的《密码代号簿》就可以了。我认为，同样的一个梦，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关系将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梦——一种几近常人所做的梦，极力找出一些清楚的联系。我也承认我曾遇到过究竟自我分析的可靠性问题，这种分析法存在不确定性，但有其存在理由。

拿我自己的判断来说，自我观察总比观察别人来得真实一些，这样做还能看出用自我分析的方法，究竟能完成多少解梦的技法。当然，我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人们对暴露出自己精神生活中的情节，总是不情愿谈论的，这主要是担心他人对自己产生误解。一个人，应该具有超越这些顾虑的思想。德尔贝夫曾说：“心理学家必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如果那样做了，将有利于解决许多困难问题。”

我深信，读者朋友会因这种心理问题的解析所带来的快乐而原谅我所犯的一些错误。

2、一个女病人的梦

在这里，我要列举一个我自己的梦来说明我的解梦方法。

这样的梦都有许多解析法，所以请读者朋友，先要把我的兴趣，看成是自己的兴趣，把精力集中起来，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包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具体情况。这种转移法的利用，有助于你培养有关梦的隐意方面的兴趣。

1895年夏天，我曾以精神分析治疗一位过一位与我家关系密切的女病人，当时也担心，如果治疗失败，将会影响我与她家人的关系，也会影响我的声望。很遗憾呀！在治疗过程中，并不是很理想，只是她的歇斯底里焦虑有点转变，但她生理上的许多症状并没有消失。当时，我还没有确认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标准。因此，我觉着仍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更大胆但一定能使患者接受的方法，其结果是患者根本不配合治疗，治疗不得不中断。

记得在某一天，我的同行奥图医生接触了这患者后，对我谈起这件事。我询问她的近况如何了，得到的回答是：“看上去像好一点，但仍没什么大的变化。”

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是在批评我的无能。那时我想：可能是那些当时不赞成伊玛找我治疗的亲朋们又在奥图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但我并不介

意，也不再去过问此事。

当天晚上，我很不愉快，便拿起笔，把伊玛的整个医疗经过写出来，寄给了我的一位同事——M 医师(当时他是这行业的权威人士)，想让他评判一下，我的医疗方法是否真有问题呢?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以下便是我第二天刚醒来时写下的记录——

1895 年 7 月 23 日~24 日梦

在一个宾客云集的大厅里，伊玛穿过人群向我走来。她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无法接受你的治疗办法呢？”

我说：“如果你还感到痛苦的话，那不是我的问题呀，这是你的过错！”

她说：“你知道吗?近来我的喉咙、肚子、胃都痛。”

这时，我发现她变得面色苍白、有点浮肿，我不得不为自己可能疏忽了某些细节而担心。接着，我把她带到窗户前，借着灯光检查她的喉咙。就像戴假牙的女士一样，她有点不情愿地张开了嘴巴，其实，我觉着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结果我现在右边喉头有一块大白斑，而其他地方也多有許多小白斑组成小带，就像鼻子内的“鼻甲骨”一样。于是，我就让 M 医师来再检查一次，结果与我所看到的一样。今天的 M 医师不同于往日，面色苍白、脚微跛，脸上的胡子刮得是干净。我的朋友奥图也站在伊玛旁边，另一个医生里奥波德在听诊她的胸部(衣服并未解开)，说道：“在左胸部有浊音。”又发现在她左肩皮肤有渗透性病灶(虽隔着衣服)，可摸出这伤口。

M 医师说：“毫无疑问，这是由细菌感染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拉拉肚子，就可以把它们排放出来。”

我们明白，这是什么问题。可能是不久以前，奥图由于伊玛当时身体不舒服而给她打了一针，其实，这样轻率地使用这种药的人并不多见，有可能当时的针筒也不干净——

这个梦似乎有许多地方是占了人家的便宜，问题很明显，这与白天发生的事有直接关系。从我前面所讲的话中，读者可能看出一点问题了，从奥图听到伊玛的消息到我写治疗经过寄给 M 医师，这些事一直到睡觉时仍在我心中出现，于是，我做了这样一个怪梦。

其实连我本人，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梦中的内容的含义。我真是不明白，伊玛为什么会有那种奇怪的症状出现，Propionicacid 的注射，M 医师的安慰之词……都让我迷茫不解。特别是后来事情的发展是如此之快，一闪而过，令人无法解释。

这样吧，在此我对这个梦的所有细节分成几段解一下——

3、用精神分析法解梦的步骤

第一、在有許多宾客的大厅里，我们正接受招待——

那年夏天，我们住在贝里富附近山上的一个小屋里，这座小屋原来是用来避暑的，所以，房间都比较宽敞高大。这梦是在我夫人生日前一天做的，记得做梦的前一天，夫人曾与我谈到生日时宴会的安排问题，并列出了一些客人的名单，伊玛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梦中，就有宛如当天生日宴会时的真实一幕的出现。

第二、我指责伊玛为什么没有接受我的治疗办法，我告诉她如果你还感觉痛苦，那可不能怨我，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错。我在清醒时，都有可能说出这种话，可能事实上我已经在心里说过。当时我认为我的工作只是对患者揭示他们症状下面所隐藏的真正病因而已，至于他们能否接受我建议，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有点无能为力。所以在梦中，我对伊玛讲那些话，其实是想告诉她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并不是因为我的治疗方法有问题……这个梦的主要目的就有可能在这一节里。

第三、伊玛抱怨说：“咽喉痛、肚子，鼻子都痛。”胃痛是她当时找我就时已有的毛病，但当时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胃不舒服罢了。关于腹痛、喉咙痛从没听她说过。为什么在梦中，我会替她造出这些症状，这是很让我伤脑筋的事。

第四、“她面色苍白、有点浮肿”。其实，伊玛的脸色一直都是红润的，因此，我怀疑可能在梦中她被另一人所取代了。

第五、“我开始怀疑自己可能忽略了一些情况”。读者都能理解，精神病医生经常会有一种警惕性，这就是他常常会把其他医生诊断为器官性病变的症状，全作为歇斯底里症来治疗。也许就是这种警惕性使我产生了这一段梦。有一种可能，就是伊玛的症状是由器官性毛病引起的，这当然不是我能用心理疗法所能治好的，那我也就不会以这种失败而为安了。因此，在我的潜意识里，反而希望过去的歇斯底里症的诊断是错误的。

第六、“我把她带到窗前，靠阳光检查她的喉咙，最初她有点不情愿，有点像带着假牙的女性不愿张口，我深信其实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检查过伊玛的口腔。这梦中的情景，使我想从前有个富人来找我看病，她的长相年轻漂亮，但要让她张嘴，她就会表现出极力掩饰假牙姿态……其实她需要做这种检查”，这句话好像是对伊玛的恭维，但对这句话我另一种解释……。因为伊玛站在窗口的那一幕，使我想起另一种经验：伊玛有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有一天，我去看她，她正好就像梦中伊玛一般站在窗口，让她的医生——M 医师（就是梦中的那位）为她检查。结果发现喉咙问题……M 医师、白喉般的膜、窗口都在我的梦中出现。现在我才明白，这几个月来，我总怀疑她有歇斯底里症，其实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她真有歇斯底里症。梦中我把她俩作了变换。今天我才想起我一直期待着伊玛的这位朋友，迟早会找我看病的。但我也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她是一位很保守的女性，可能梦中特别提出的拒绝就意味着这一点。另一个对“她不需要……”的解释，可能就是指这位朋友，因为她从来不需要外来的帮忙而愉快地生活着。最后剩下苍白、浮肿、假牙无法在伊玛和她这位朋友身上发现到。假牙有可能来自那位富人，而我又想到另一个人物——X 夫人，她并不是我的病人，我也不敢与她亲近，她一向都与我关系不好，她一点都不温柔。她面色如土，有一次身体不好时全身都出现了浮肿……。事情就是这样，我同时用几个女性来取代伊玛，她们与伊玛的相同点，那是都同样地拒绝了我的医疗方法。我之所以在梦中用她们取代伊玛，有可能是我比较关心她罢了或是不喜欢伊玛，嫌她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而其他的女人都很明智，都能接受我的建议。

第七、“我在她喉咙发现一块白斑，并有小白斑排成像怪状物。这白斑使我联想到伊玛那位朋友的白喉，这又使我想起两年前我女儿生的病，以及那段时期失落心情。那皱缩的“鼻甲骨”让我想起自己的健康问题，

当时我常服用“古柯碱”来治疗鼻部的肿痛，而几天前，我听说一个病人因用了“古柯碱”，而使鼻粘膜引起了肿块。我在1885年极力推荐“古柯碱”的医疗价值时，曾招来许多人的反对。有一位好友，也因大量服用“古柯碱”而导致了死亡。

第八、“我很快叫M医师再检查一次”。这只能说明出M医师同我们这几人的关系，但“很快”却意味着是一个特别的检查，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很不好的行医经验：当Sulphonal仍广泛地被使用，又没有什么副作用时，有一次，一位病人就因我开了这种药给她，而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使我不得不马上求助于他人。现在我才发现，这位女病人的名字与我死去的大女儿完全相同，看来这真是命运的报应。同是一个玛迪拉，我害了她，其结局是害了自己的骨肉，这就叫以牙还牙。所以，在潜意识里，我好像在为自己的医术道德悔恨。

第九、“M医师脸色苍白、脚微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实际上，M医师就是一位脸色苍白而让人担心的人，其刮胡子、跛行又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我那位在国外的大哥，他经常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近日，他来信说因关节炎而造成行动不便。我为什么会将两人在梦中合成一人呢？思来想去，有可能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对我提出的建议持怀疑态度，导致我们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

第十、“奥图站在伊玛旁边，里奥波德为她作叩诊，发现到她的左下胸部有浊音”。里奥波德是医生，是奥图的亲戚，由于他们两人是同行，所以一直都存在矛盾，记得我在儿童精神科主持工作时，他俩都是我的助手，这两人的性情不同，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奥图思路敏捷、做事干练，里奥波德沉稳老成、办事认真。在这梦里，我是在赞赏里奥波德的细心作风。在梦中的这种比较带有强烈的情况色彩，如同对伊玛的那位朋友一样，这的确反映出我个人情感上的问题。现在我才发现我的思想在梦中的运行轨道：从我对玛迪拉的看法——我的大女儿——儿科医学——里奥波德与奥图的个性对比。

有关梦中的浊音使我联想到有一次在门诊部，我与奥图看过一个病人后，无法下结论时，就请里奥波德再检查了一次，结果是发现这个可作重要线索的浊音。

我还有另外一种设想：如果伊玛的病好了那该是多好，因为那病人后来已确诊为“结核病”，不像伊玛这种疑难杂症。

第十一、“左肩皮肤上有渗透性的病变”。这使我想到了这是我的风湿痛的部位。我这个毛病经常在半夜晚上发作。下一个情节“虽说隔着衣服，我仍能摸到这个伤口”可能就指我自己摸到自己的身体。如渗透性病这句话很少用来指皮肤上的毛病，一般都是用来指肺部问题，如左上后部有一“渗透性病灶”……等的说法，再次让我发现我内心是多么希望伊玛患的是那种极易诊断的结核病。

第十二、“虽说穿着衣服”。这只是一个插入语，在儿童诊所里，我经常要求他们脱光衣服进行检查，但也有一些女性是不愿意的。好像有一个专家在检查时就不让病人脱衣，他一眼就能看穿她们的病症，所以最受女病人的喜欢这样一个插句，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含义。

第十三、“M医师说，这只是病菌感染，没有多大问题，拉拉肚子，把毒素排出来就会好的。”这句话当时听了觉着有点可笑，要仔细追究，

就值得人们注意了。

在梦中，我看出这病人有白喉，而白喉大都是有局部感染现象，接着再引起其它毛病，里奥波德曾查出伊玛胸部有浊音，是否为——“转移性病”。据我所知，白喉是并不会在肺部产生“浊音”现象，难道是“脓血症”吗？“这没什么问题……”完全是一种安慰之词，梦中M医师说这是细菌感染——一种器官上的毛病。所以，这可能又是我要减轻我的责任——因为她患的是器官性毛病，难怪我使用的精神疗法会无效。如果她真的是歇斯底里症，就不会有这现象了。

当我的梦发展到这里时，我的意识有可能在进行自责：“为什么只接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做，而不去考虑病人的情况呢？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呢？让伊玛变成感染上‘结核病’重症，是多么的残酷无情？”接着，后来的梦又转向另一方向，朝美好的方向发展，才产生了“这没有什么问题”的托词，为什么会有这种安慰之词，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的说法呢？

过去的江湖医生大都相信白喉的毒素可以从由肠道自动排出，因此，在梦中，我就可能有意识笑M医师是这种江湖医生。记得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找我看病，当时我一眼就看出他有歇斯底里症。但其它医生却都诊断出是因贫血导致的营养不良症。因为我不愿在他身上试用心理疗法，我就劝他到国外去旅游，这样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没有想到几天前，他从埃及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他在那里又发作了一次，那里的医生诊断为痢疾。我很不服气了呀，这明明是歇斯底里症，怎么能说成是痢疾，可能本地医生误诊了呀！我也在自责：“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坏主意，让一个患病的人去那种很容易感染痢疾的地方去呢？白喉与痢疾两个单词的发音也很接近，这种情况的取代，在梦中出现了许多处。

在梦中，我让这些从M医师嘴里讲出来，也许是有意在开他的玩笑，因为他曾告诉我一件类似的事，说有一次，一个朋友请他去给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女病人会诊。因M医师发现她尿中出现大量的蛋白质，而表示出不太乐观的看法，但那位同行却说，这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在我梦中，就可能是我有意识的笑这位看不出歇斯底里症的医生。

我想M医师可曾想过伊玛的那位朋友，不是结核病而是歇斯底里症？会不会是他看不出而误诊成结核病呢？我在梦中这样刻薄地讥讽他，又是出于什么动机？这可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报复心理。因为M医师与伊玛都反对我。在梦中，我以伊玛为对象，设法让M医师说出那种最荒谬、最可笑的话。

第十四、“我明白那感染是怎么回事”。这句话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在里奥波德发现“浊音”“渗透”之前，我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细菌感染。

第十五、“不久前，她不舒服时奥图曾给她打过针”。当时奥图到乡下去，因为遇到了急诊病人，所以他去打针时也找到了伊玛的。因此打针可能是由这种事而想到的。

第十六、打针用的是什么药，我并不清楚。在做梦的前一天，奥图送我一瓶标着Ananas(伊玛的姓很近这个音)的酒，因为这酒有强烈的机油味道使我想呕，因此，我想把它丢掉。当时，我的夫人说不如送给佣人，结果我就生气了，骂她：“难道佣人不是人？怎么能让佣人服用这种酒毒？”

第十八、“一般情况下这种针，人们是不轻易打的”。这完全是指责奥

图的行为。记得当天奥图告诉我伊玛的事时，我内心就这样骂他：“你怎能听信伊玛家人的一面之词？”，这“轻易”的打针又使我联想到，我那用过量“古柯碱”而死的朋友和可怜的玛迪拉。很明显，我是在借着这梦而推卸我的责任，同时也是在报复别人。

第十九、“可能连针管都不太干净”。这是在指责奥图，但这来源又不同。我有一位 82 岁的老病人，两年来都靠我每天给她两针吗啡维持生命。最近，我搬到乡下后，她就找别的医生为她打针，结果发生静脉炎。这消息使我深感自豪，这证明我行医的良心与技术，使我在过去从没有出过什么事故。

4、对梦内容的理解

我在以上分析这个梦的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去避免接受那种从梦的内容及其背后隐藏的梦的想法的比较所暗示出的其它意念，而是把梦的真义展现出来。

从整个梦来说，我发现了一个贯穿前后的意向，那就是我做这个梦的动机。这梦达成了我几个愿望，而这些都是因前天晚上奥图告诉我的话，和我想记录下整个临床病历所引起。

整个梦的结果就在于说明伊玛之所以现在生病，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应该是由奥图造成的。奥图曾对告诉我伊玛并没有痊愈，当时我生气了，我就用这种梦来报复他。这梦得以利用其他一些原因来使我摆脱了对伊玛的内疚。这梦也展现我心里希望一些的情况。因此，我可以这样说：“梦的内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其目的也是为了这种愿望”。

这个梦看上去情节并没有多州寺 SU 之处，但从想达成愿望的立场来研究，则每一个细节都有含义。我在梦中这样报复奥图，不只是因为他批评我没有治好伊玛的病，也许是因为对他送我的那种有机油臭味的酒，所以就在梦中把这两回事联系在一起，成了打针的药物。但我还是不服气，又再次拿他与优秀的同行比较，继续进行报复。我也想当着他的面说我喜欢她甚于你呀。但奥图并不是我的愤怒所指向的惟一目标，我也对我那不听话的病人深感不满，所以用一个更聪明、更温柔的人来取代她。我也不会放过 M 医师，我用一种很荒唐的思想来表达出我对他的看法，他像一个蠢人。

其实，看来似乎我很想用他转换为一个更好相处的朋友，就像我将伊玛转换成她的朋友、奥图转换成里奥波德一样。从整个梦看来，说明我说：使我脱离这三个讨厌的人吧！让我自己选人来取代他们，这样我才能逃避他们的指责。

在梦里，这些谴责之声都通过复杂的变化才表现出来。伊玛的病是因为她拒绝接受我的医疗，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如果她的病是器官性毛病引起的，我的心理疗法自然不能有效。伊玛的痛苦，是因为她守寡产生的，我根本帮不了她什么。她后来的病，是因奥图轻率的打针引起的——用的是我从没有用过的药。对伊玛的怀疑是由不干净的针管引起的，就像我从来没那老妇人出现静脉炎一样。

当然，我很清楚，这种为自己开脱的解释是有矛盾的，前后问题很多，是不一致的，互相之间都有矛盾，但这整个目的，使我想起那个借用邻家的茶壶寓言——弄坏了，被人家控诉。第一招他说他还的时候是完好

的，行不通时，第二招便说他借的时候，茶壶已有了洞，最后，他干脆说他根本没有借。只要这招，如有一招行得通，就能证明他无罪。

梦里的有些细节，似乎与我要证明伊玛的事概不负责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比如说，我女儿的病，那与我女儿同名的女病人的病、“古柯碱”的害处、那到埃及旅行的病人的病情以及对我太太、我哥哥、M医师的健康关怀和我自己的健康问题、我的患有化脓性鼻炎的已故去的朋友等等。如果我再从这些纷乱细节中，找出其中相同的意义，那就是对我自己与别人的健康情形的关心，即我的职业道德良心。

我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奥图告诉我伊玛的情形时，我的内心曾有一种很不愉快的感情，其结果是我在梦里将其他部分也用感觉发泄出来了。那时的感受就像是奥图对我说：“你并不重视你的医疗道德，你不讲良心，你不实践你的诺言。”

所以，我在梦中就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有良心，很关心亲朋和病人的医生。在梦里也存在着一些痛苦的回忆，这更证实了奥图的指责，而不赞成我的自我表白。这些内容看来没有什么过激的东西，但梦的狭隘的主题中，与说明我对伊玛的病没有责任是无辜”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

我不敢说我已经把这梦的含义全部破解出来了，我也不敢说我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可以花一些时间来研究它，找出更多的解释，探讨各种可能性，也许可以找出我的内心世界存在的矛盾问题是什么，但这些牵涉到一些人，我的每一个梦都会出现一些不愿意再解析下去的成分。那些认识我没有解析清楚的人读者，应该自己去尝试一下。现在，我很满意自己对这个梦的分析，如果根据这种梦的解析方法去思考，人们就会发现梦是有意义的，也不是一般专家对梦下的定义：梦只是脑细胞不完整的活动产品。如果解梦的方法应用得好，你将会发现梦表达了人的一种思想愿望。

5、如何理解梦是心理愿望的达成

当一个人越过高山险阻，来到一个辽阔无边的平原上，发现眼前就是一路坦途时，最好是能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下一步该怎样去行进。同理，在我们学习解梦的过程中，也应该具备这种心态。

现在我们已发现了梦出现时的曙光。梦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的昏睡，而只有少部分睡醒的产物。

梦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其实，就是一个人某种愿望的达成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产生的。但当我们正为这些发现而得意时，许多问题又展现在眼前。

如果说梦是所谓的愿望的达成，那么达成这种愿望的过程中出现的特殊而不寻常的方式又怎么去解释呢？在形成人们醒后所能记起梦境前，人们的梦意识究竟经过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梦的材料又从何而来？还有梦中的许多特点，比如其中内容怎么会互相矛盾呢？梦能对我们的内在精神活动有所指导吗？能指导人们白天的观念吗？

我认为，最好在要研究这些问题，去关注一条思想——人们已发现梦是愿望的达成，下一步就在于能否决定，这是否是所有梦的共同特征呢？

或者那只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一个梦的特殊内容(关于伊玛打针的梦)。因为人们已经得出“所有梦都有其意义与价值”。我们也应该考虑“每一个梦的意义并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所考虑过的第一个梦是愿望的达成,但有可能第二个梦是一种隐忧的发觉,第三个梦却是一种自我检讨,第四个梦只是为了唤醒回忆。除了达成愿望之外,还有别梦境没有?难道说就只有这一种梦吗?

梦所代表的愿望达成常常是明显的。因此,就会让人觉着奇怪,为什么梦会到近来才有人去研究呢?有些梦,我经常以实验手法随心所欲地引用出来。比如:如果我晚上吃了咸菜或其他很咸的食物,那么当天晚上我就有可能会觉着干渴。但在醒过来之前,往往先有一个同样内容的梦——我在喝水,拿着大碗喝水,那滋味就如同干裂的喉头,喝人了清凉彻骨的冰水一样可口。接着,我真的醒了,这时才发觉我确实想喝水。这个梦的原因就是我醒来后所感到的渴。这种感觉引起喝水的愿望,而梦告诉了我它已使这愿望达成,因此,它确有这个作用。

关于梦的本质我也将会讲到。我平时睡眠很好,从不被身体的某些需求惊醒。如果我能用这喝水的梦来缓和我的干渴,我就可以不用渴得醒过来。它就是这样一种实用的梦,梦就这样取代了动作。喝水止渴的需求,却无法像我对M医师、奥图等报复的渴望一样,用梦就能满足,但动机是一样的。

前不久,我有一个与这稍微有点不同的梦,这次我在上床前,就觉得口渴,而把我床头旁小几上的开水,喝完一杯,再去睡觉。但到了深夜,我又因口渴而不舒服,如果要再喝水,就必须起床,走到我太太床边的小几上拿茶杯。于是,我就梦见我太太由一瓮子内取水给我喝。这瓮是我以前从意大利西部古邦一个小城买回来收藏的骨灰坛。梦中,那水喝起来是非常咸(可能是内含骨灰吧!),以致我不得不惊醒过来。梦就是这样善解人意。由于愿望的达成是梦唯一的目标,其内容很可能是完全自私的。事实上,贪图安适是很难与体贴别人不冲突的。梦见骨灰坛很可能又是一次愿望的达成,很遗憾:我没能再拥有那坛子,就像那放在我太太床侧的茶杯一样,我当时拿不到。而这坛子很适合我梦中的咸味,也因此才让我惊醒了。

我年轻时,这种“方便的梦”经常出现。那时,我常常工作到深夜,所以早上起床对我来说,成了一件要命的差事。因此清晨时,我常常梦到我已起床在梳洗,而不再以没起床而焦念,也因此我能继续酣睡。一个与我同样贪睡的同事医师也有过同样的梦,而且他的梦显得更荒谬、更有趣。他在离医院不远处租了一间房间,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时刻女房东就会叫他起床。

有一天早上,这家伙睡得正香时,房东来敲门:“裴皮先生,起床吧!该上医院去了。”于是,他做了一个梦:他正躺在医院某个病房的床上,有张病历表挂在他头上,上面写着“裴皮·M,医科学生,22岁”,于是,他一翻身,又睡着了。事后,他坦白地说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贪睡罢了!

还有下面这样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女性病人,她曾作过下颚整合手术,很不成功呀,手术后受医师嘱咐,每天一定要在病痛的颊侧作冷敷,但她却经常会把那冷敷的布料全部撕掉。有一天,她又在睡中把敷布拿掉,于是我说了她几句,没有

想到，她竟有以下的辩词：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那完全是由夜间做的梦引起的。梦中我坐在歌剧院的包厢内，全神贯注地演唱。突然想到梅耶先生躺在疗养院里正受着下颚痛的折磨。我自语说：“既然我自己没有痛感，我就不需要这些冷敷，因此，我也丢弃了它。”这可怜的病人做这个梦，使我想起我们置身在不愉快的处境时，口头上往往会说：“好吧！那我就想些高兴的事吧！”而这梦也正是“愉快的事”。至于被这病人指为颞痛的梅耶先生，却是她偶然想起的一位朋友。

在一些健康人的身上，我也找到了一些想达成愿望的梦。一位热衷于我的梦研究理论的朋友，曾讲解这些理论给他夫人听。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太太昨晚做梦说她的月经又快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当然，我是清楚的。当一个年轻女性梦见她月经快来时，其实是月经停了。可以想象，她还很想再能自由一段日子，而不受生儿育女的影响。

还有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他太太最近曾梦见上衣沾满了乳汁，这其实也是怀孕的前兆。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头胎，而是这年轻的妈妈，心里非常盼望，这即将诞生的第二胎比第一胎有更多的乳汁吃。

有一位年轻女性常年在病房内照顾她那患传染病的孩子，很久没有参加社交活动。她曾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儿子康复，她与许多朋友，包括道岱特、鲍格特、普雷弗特和其他作家在一起，这些人对她都十分友好。

在梦里，这些人的面貌与她所收藏的画像完全一样。普雷弗特的容貌，她并不熟悉，但看起来就像那好久以来第一个从外界进到这病房来做消毒工作的人。我认为，这梦可以解释为：“此后，将不再是枯燥的看护工作，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应该承认，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梦无论怎样复杂，大部分都可以解释为愿望的达成，而且内容往往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大部分，它们多是简短的梦，而与那些使解梦者的人需要特别花脑筋研究的复杂梦境形成明显而对比。然而，只要你愿意对这些最简短的梦再作一番探讨，你将会发现那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小孩子由于心灵活动比成人单纯，因此，他们做的梦比较单纯。根据我的经验，就像我们研究低等动物的构造发育，以了解高等动物的构造一样，我们应该可以多多探讨儿童心理学，以了解成人的心理。遗憾的是，迄今很少有人能利用小儿心理的研究达到这个目的。

孩子的梦，常常是很简单的愿望达成。因此，也比成人的梦来得枯燥，它们虽产生不了什么大的问题，但却能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明——梦的本质是愿望的达成。

6、关于我子女的梦

我曾经由我自己的子女收集了不少这样的梦。

那是 1896 年夏天，我们全家到荷尔斯塔特旅游，我那八岁半的女儿和五岁三个月的男孩各做了一个梦。我必须先说明一下，那时我们是住在靠近奥斯湖的小山上，天气晴朗时，我们可以看到达赫山，如果用望远镜，就能清晰地看到在山上的西蒙尼小屋。

不知为什么，孩子们就是天天喜欢用望远镜。在出发前，我向孩子们说，我们的目的地荷尔斯塔特就在达赫山的山脚下。他们听了都十分高

兴。由荷尔斯塔特再入耶斯千山谷时，孩子因那变幻的景色而更欢喜。后来，五岁的儿子渐渐不耐烦了，只要看到一座山，便问：“那就是达赫山吗？”

我的回答：“不是，那还是达赫山下的小丘。”

他就这样问了几次，不再说话了，也不愿跟我们爬到石阶上去观看瀑布。当时，我想他可能是累了。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他神采飞扬地跑过来告诉我：“昨晚我梦见我们走到了西蒙尼小屋。”

这时我才明白，当时我说要去达赫山时，他就满怀信心地想：他一定会由荷尔斯塔特翻山越岭走到他天天用望远镜憧憬的西蒙尼小屋去。而一旦获知他只能以山脚下的瀑布为终点时，他却失望了，他不满足，但是，梦却使他得到了补偿。

当时，我曾试图询问这个梦中的细节情况，他却只有一句：“你只要再爬到石阶上去六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其他内容却是一片空白，无可奉告。

这次旅游，我那八岁多的女儿，也有一些可爱的愿望是靠梦来满足的。我们这次去荷尔斯塔特时，曾带着邻居一个12岁的小男孩爱弥儿同行，这个小孩文质彬彬，很有一个小绅士的派头，很赢得小女的欢心。第二天早晨，她告诉我：“爸爸！我梦见爱弥儿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称呼你们‘爸爸’‘妈妈’，而且与我们家男孩子一起睡在大卧铺上。后来，妈妈进来，把手中用蓝色、绿色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放到我们床底下。”

对这个男孩，我从没有传给他一点解梦的方法，因此，他就像我曾提过的一般的作家一样，大骂他姐姐的梦是荒谬绝伦。我的女儿却为了她那梦中的某一部分而奋力争辩。

如果以心理症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段，她所力争的部分究竟是什么？她说：“说爱弥儿是我家的一员，确实是荒谬，但那巧克力棒棒糖却是有道理的。”

这后一句话也让我解，还是后来夫人为我作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原来在由车站回家的途中，孩子们停在自动售货机前，吵着要买就像女儿梦见的那种用金属光泽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但我的夫人认为，这一天已够让他们玩得开心遂愿了，不妨把这愿望留到梦中去满足吧！这一段我没注意到的插曲，经夫人一说，女儿梦中的一切，我就不难了解了。

那一天，我自己曾听到走在前头的那小绅士在招呼着小女：慢点，等爸爸、妈妈上来再赶路。而我女儿在梦中就把这暂时的关系变成永久的亲情。

事实上，女儿的感情也只是梦中的亲近而已，决不是她弟弟所谴责她的永远与那小男孩作朋友的意思。为什么把巧克力棒棒糖丢在床下呢？不问小孩子是无法了解其意义的。

我的朋友也曾告诉过我一个像我儿子做过的这样的梦，那是一个八岁的女孩做的梦。她爸爸带了几个小孩一起徒步旅行到隆巴赫，再从此到洛雷尔小屋，但因时间太晚，只能半途折，答应孩子下次再来，在归途中，他们看到了去往哈密欧的路标，小孩们便吵着要去哈密欧，同样，她爸爸也只答应他们改天再带他们去。第二天早晨，这小女孩却兴冲冲地告诉她爸爸：“爸爸，我昨晚梦见你带着我去了洛雷尔小屋，然而又去了哈密欧。”